



老子

下

口仁 18
1638
24



門仁13
1638
24

老子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妄言曰德者得也得全於道也上者褒辭也下文上仁上義上禮之上皆微此上德即聖人也夫上德之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道進退是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曰

函碕文庫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也。下者貶辭也。下德謂其似德而非德者。所謂鄉原是也。夫下德之人。居則似忠信。行則似廉潔。矯飾以惑人。此乃德之賊者也。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是則貶之之辭。而惡之之至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德也。又曰。鄉原。德之賊也。由此觀之。孔老其言雖殊。其意則一也。豈可謂之異端哉。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妄言曰。仁者人也。言盡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義者宜也。言擇所宜而處之也。為之者。就跡而言也。按古者大道之行。人各率其性而已。則孝悌忠信。無跡之可見焉。既無跡。則亦無名之所從起也。及大道既隱。百姓好徑。則姦謀於是乎興。亂賊於是乎作。當是之時。獨有若堯舜者。惟道是從。則民仰其德。稱之為聖。而見其跡之在仁。則名之以為為。

仁見其在義則名之以為為義故曰為之也。魚以為者因仁之跡。魚所偏私而言之也。有以為者因義之跡。有偏私而言之也。有以為者因義之跡。有偏私而言之也。有以為者因義之跡。有所擇而言之也。皆是一端之跡耳。若其體真之人。事父則孝。事君則忠。猶渴而飲。饑而食。忘孝而孝。忘忠而忠。魚為而不失其所為。魚擇而能當其所擇。魚往而不自得焉。然今就其跡之一端而言之者。蓋有微意焉。何為貶上仁上義之謂哉。愚謂

冒頭既舉下德以對上德。以起褒貶之例。於此唯言上仁上義上禮。則亦其貶黜下仁下義下禮之意。自在言外矣。若夫下仁下義下禮。則仁義禮之賊。而假其跡。即亂其真者也。此亦老子之所惡。而所謂似而非者也。蓋老子其不言下仁下義下禮。而因上仁上義上禮而立言者。實惡假其跡而偽為者之甚。而非惡其真之謂也。讀者不可以不察焉。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妄言曰、上禮下、蓋有為之、而有以為、下禮、八字之意、仍引也、禮、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此二者、蓋因人心之仁義、而為之也、為之者、此亦就跡而言、說悉於上、有以為者、既曰禮之實、節文此二者、則其意有所制矣、故有以為也、然上禮漸降、不能處所謂禮之實、唯以外飾為禮、人應則喜、不應則怒、遂以為譴責之具焉、故謂之下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

臂而扔之也、章首上德下德相對立局、暗伏貶黜下仁下義下禮之意、次以上義有以為、對上仁無以為、以見上禮亦有以為之意、於此言攘臂而扔之、以明下禮有以為之失、併發貶黜下仁下義之意、此言外微詞也、古文省力、竒妙可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妄言曰、此亦就其跡之區別、以言流弊之所至也、

夫德之為言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故失道而後德德則無為而無不為而且有仁焉則有愛之跡是德之衰也故失德而後仁仁則無所偏私而且右義焉則有所擇是仁之衰也故失仁而後義義則處事之宜而且有禮焉則猶理其亂是義之衰也故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妄言曰此言禮者即下禮也夫禮之實節文仁義而為之所以成已成物之術也而老子何謂之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今右若矯激之言者悲時勢流弊之至也蓋老子之時道微俗薄而徒知揖讓疾趨之為禮而不知揖讓疾趨之所以為禮也故進右盟會之好禮以修之則退右襲取之謀兵以從之春秋則其事也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故所云禮者即下禮而非上禮之謂也夫上禮之於上德也猶影隨形響應聲未始有相離也故孔子

謂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謂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觀者勿以其言而害其意焉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妄言曰韓非子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此註意雖可於識字未詳愚謂博識古言自以為智者之謂前識言偏執古言而應事則知識前定而事業從之此所謂膠柱而鼓瑟也愚能得應變哉故曰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妄言曰去彼華薄而取此實厚也若夫忠信之厚與道之實即上德之所處以收章首上德二字而總括通章照應細讀方知
集解曰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

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寔遠，而為德寔異矣。豈誠分而為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為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為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既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

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

之亡士大抵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隣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

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度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之行也

右第三十一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天魚以清，將恐裂地；魚以寧，將恐發神。魚以靈，將恐歇；萬物魚以生，將恐滅。侯王魚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河上公曰：一無也。道之子也。非字者，嗟歎之辭也。
嚴君平曰：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地之祖。
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万物職

呂惠卿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為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魚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無

皆從無為強

文子曰：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論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

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為萬物，以得一故，生而無極，其尊為侯王，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者也。使天魚以清則裂，地魚以寧則發，神魚以靈則歇，谷魚以盈則竭，萬物魚以生則滅，而侯王

也。魚以為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廢邪？故貴以賤為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為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魚其貴，高而魚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而不廢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貴高以為稱者，以其所本為在此也。

故致數輿魚輿

釋畧曰：何以謂之致數輿魚輿？此言致致曲之致。

致為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輻者，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不謂之輿，而魚輿邪？余於是而知下以基之，則能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為侯王者，亦可以反而觀之矣。

不欲碌々如玉，落落々如石。

櫟軒解曰：玉也，碌々雖貴，魚所用之石也，落落々雖賤，其用不窮，猶盆殖之松，雖可愛玩，不如野生者。

棟梁之氣故曰樸雖小天下莫之臣也

右第三十二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蘇子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

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陸希聲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

常道篇
蘇子曰無
物之母也
之矣而
故可得
有無
名之矣

曰樸雖小天下莫之臣也

函碕文庫

二章

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動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動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
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
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

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
者也

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不足以為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
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
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
朝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

〇十一

常道篇曰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老子曰無無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
物之母也然有即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而道
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即空也而空有空相
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魚
有魚色魚色魚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
名之矣

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
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
以為道矣
故建言有之明道如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
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
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十二言蓋黃帝書之文並自他而觀之之言偷不

堅確也

釋畧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
余於是而知恍々惚々杳々冥々而道也者其可
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
為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玄覽曰道之大全隱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無名可
名

釋畧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即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右第三十三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為和、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氣運乎其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

楊子雲平生與蜀人嚴君平善、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標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錄於行伍人未之識

邵弁曰、建無為、故反所惡、涅而規、故反若、方無隅、不象無形、不成就之、而曰、繩席、妻執、曰、太白若、

若也。夫道乃天之所以
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
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
若者以貸之也。不謂之
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
元子乃以貸言之也。

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
至萬物，和氣聚而生萬
物。陰靜也。耳目口鼻居
植物則背寒嚮暖而冲
以為稱，故物或損之。

邵弁曰：建言，古人所言之言也。明道者，隨體黜聰，故反若昧矣。進道者，日損
無為，故反若退矣。大道不稱，故若類也。上德冲虛，故若谷也。至深者，處眾
所惡，涅而不緇。德盛者，守約施博，儉故能廣。三德久遠者，不務目前之
規，故反若偷。怠質之真純者，任物之自然，而無所執滯，故反若易。大
方無隅，不露圭角也。大器晚成，不亟小用也。大音希聲，不期小聞也。大
象無形，不入小見也。道隱于無名，然有名者，道皆貸予之，其終也，道皆
成就之，而其貸且成也。莊子曰：陽子居南之師，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
纒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老子
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此之謂也。

而益益之而損

呂惠卿曰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其所惡者孤寡不穀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為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教並讀為效

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焦弱侯曰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才之

強也故曰強梁

櫟軒解曰觀強梁不屈之不可以久視則知效人之為無咎焉效父者唯道是從之謂道統天地之

始猶家之有父前曰貴食母此曰效父其意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魚有入於魚間吾是
以知魚為之有益不言之教魚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呂惠卿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于物
則水是也魚有入于魚間觀于物則氣是也水以
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
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不能
無氣者也猶能入于魚間而况以無形之至柔太

易之未見氣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于魚間
則孰不為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
以知魚為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魚為之益天下
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

右第三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
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呂惠卿曰烈士之所拘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

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于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

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矣。

右第三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釋略曰。成者自以為成。非大成也。而大成也者。其

心若缺不自以為成也盈者自以為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自以為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矣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為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為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為辯也大矣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勝寒是假靜勝熱是實言一靜可以勝天下之熱况體魚為之清靜以為天下之式則安往而不勝者乎

白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炫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

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右第三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舊本

魚車字

焦弱侯曰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為證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相

交之境也

韓非子曰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不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息齋曰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

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右第三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羅什曰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

傳習錄

聖人無

務去天

知識命

務燬鍾

鐵雜

日減不

欲既斷德與道合至于無為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焦弱侯曰取聞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

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

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矣聖人在天下慄之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無為魚為而

不足以取天

忘惡然後

善者是也

是非俱忘情

為任萬物之

即魚為也

魚事為者

天下

不善者吾

信之德信

皆注其耳

傳習錄曰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
 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
 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費精竭力求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
 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
 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吾輩用功只求
 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目、聖人皆孩之

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

之、故慄々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右第三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焦弱侯曰、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于

魚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不詭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死之道以十分言之此三者各居其三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然則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而已也何者以其貪生

集解曰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
韓非子謂四肢九竅為十有三
嚴君平指揮虛無恬靜微稟柔弱卑損時和普凡此十三生之後實有濁頭眾剛強高滿過泰貴此十三死之後也
諸子高節注十有三言多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魚所投其角虎魚所措其爪兵魚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以其魚死地

善攝生者以下十六字黃帝書之文兕魚所以以下十八字注文誤混本文

焦弱侯曰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己有如暫焉管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兩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釋畧曰善攝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

案數
後漢書
者三正
氣始
十二月
月萬
尚黑尚
難鳴為
者當尔

子機又曰其出不忻其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然則不一也何者以其貪生是也

傲君平指揮虛無清靜微寡乘石濁顯衆剛強高滿過泰貴此言多也

虎入軍不被甲兵兕魚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帝書之文兕魚所以下

官之攝不認生為己有

曾曰遇兕音似山海經

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

策數以十二為極十三者甚言之也猶正月稱之十三月也
漢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通鑑注曰三微
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
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
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
月萬物莖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
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一月為正卒曰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難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
者當尔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的奉承之義也

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
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
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也則是生魚其生矣故曰
以其魚死地

又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余
嘗聞其語矣若不知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
焉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未矣
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真

實微妙義邪

無垢子曰身非我有死奈我何

右第四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孰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自然故道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
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陸希聲曰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
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

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躰，德者妙物之用，躰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躰。道可以躰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亨；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

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鬼章言人同于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右第四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死。

呂惠卿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

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魚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魚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四十五

河上公曰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門口也口不妄說是非也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也開其兌者開目視情欲也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者禍亂成也一說兌為口口者禍福之門也易曰尚口乃寃是也

參同契曰耳目己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

蘇轍曰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釋畧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

見小曰明者一、知常曰明者二、以常名小者、以其
魚而魚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
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至明在我也、而
塞兌閉門、非所謂守柔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魚遺身殃、是謂襲常、

口義曰、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
於明、則魚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
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

也

右第四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樸軒解曰、有知、猶有心行步也、喻言己施邪施也、
音逸、素無知識、故循大路、不用私意、若使我少有
知見、即恐其流入邪施、畏慎戒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釋畧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以此大

道以為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道以為天下而
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
乎以此大道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
所謂行不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夷者
乎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
有餘是謂盜筭非道也哉
傳奕曰采是古文繡字

韓非曰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
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
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
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
訟繁倉庫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
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天飾智故以至於傷國
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如
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

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

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櫟軒解曰善建善抱即循大道不入施徑者也善為士者微妙玄通致虛之極守靜之篤是以能不拔不脫物莫之能汨亂可謂德之真者焉夫唯真故餘於家長於鄉豐於邦而普於天下布諸四極之內而不窳置諸尋常之室而不塞保斯道者無荒古無晚近其揆如一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能知古始者豈被邪曲小道眩惑乎

右第四十三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焦弱侯曰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
虎豹之類以爪按拏曰據攫鳥鷗鷯之類以羽距
擊觸曰搏

王弼曰赤子魚求魚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魚
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魚物以損其

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皤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嗻和之至也

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

陸德明曰皤子和反本一作媮說文子和反又子

壘反云赤子陰也字壘反

焦弱侯曰頃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魚聲曰頃
口義曰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

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噉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噉氣逆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玄覽曰、應感而不加意曰和、能知此常則幻妄不足以感之、故謂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薛蕙曰、祥、妖孽也、生本自然、惟委之以無為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為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迺剛強而暴其氣矣、玄覽曰、強者無不折、如物壯無不老也、離赤子柔弱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息齋曰、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說之誦說、終不離夢、故言^者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閉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己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魚出魚入、魚內魚外、魚已魚物、是謂玄同、既

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釋畧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者、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有非我、論語所謂比者是也、比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疎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魚我

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
疎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為
玄同而為天下貴也。故曰：聖人通天下為一身，而
因物付物，則亦何容心哉。

右第四十五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此下一本有
以此二字

玄覽曰：正者政也，法制禁令之謂奇者，兵之技巧

正者常也，奇者變也。二句對言，俱是客意。第三句是主意。
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
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
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
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按天下與天下非天下讀如之天下平治之天下固

存人主而言下句曰人者緩辭也河上公曰天下謂人主

也得之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失之息齋曰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

者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

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

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

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

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樸民自富我無欲而

四句蓋黃帝書之文

其政悶々其民醉々其政察々其民缺々

玄覽曰悶々不明之貌醉々厚善也察々煩碎也缺

々敝壞也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妄言曰魏徵曰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

責己脩善行道則禍去福來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福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故
曰福兮禍之所伏、禍福更相生、魚知其窮極時也
故曰孰知其極

其魚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沛、亦、由、無、不、也、人、自、不、正、下、亦、不、復、化、上、多、詳、也

妄言曰禍福之魚常猶正奇相仍、善妖同門也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韓非曰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

說苑敬慎

善者天報

戒之慎之

慎之則魚

彭好古曰此章
教人守拙神仙
伎倆無多子只
是人間一味呆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玄覽曰割傷破也、廉稜也、剝傷也、直剛直也、肆縱
情也、光明白也、耀誇張也、言寧為悶々而不為察
々也

右第四十六章

德、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移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
生魚知其窮極時也

相仍善妖同門也

妄行者之謂迷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傷也直剛直也肆縱
寧為悶之而不為察

早服早服謂之重積

則多費多費之謂移

說苑敬慎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嗇長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曰入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右國

妄言曰國喻形骸

即弁曰嗇
先事而
前右能于
世易曰嗇

以費之謂嗇嗇之為
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
不知退嗇畏行不服從
以虛無服從於道理以
出服知治人者其思慮
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
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
順德

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
便則鮮失老子言治人
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
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

邵弁曰嗇者有而不盡去也王者奉天養民其道莫如儉嗇夫惟嗇則
先事而憂其匱臨事而儉其出是早服也早服猶言早計也不之于
前者能于後深仁厚澤累洽重熙是重積德也易曰儉德之共也
世易曰嗇作傳曰左傳莊二十四年之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評苑曰元神貫天人者也人之根也蒂也生於是
也故宜蓄宜復宜積不宜盡用也果能蓄之復之
積之而不盡用則深其根固其蒂長其生而久視
矣

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曰柢本之所以建生也曼根曰根
本之所以持生也

右第四十七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韓非曰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

疑而重變

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韓非曰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

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

禍害夫內無瘕疽癰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

歸焉

聖字疑衍

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
士無扎傷人魚夫恩物魚疝癘鬼無靈響

右第四十九章

大國者下流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
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邵弁曰其
陰陽和氣
下者其
不能傷也
而不相傷

前上公曰大國者
天下士民之所
會也此陰類也
柔知而不倡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上以靜二字疑衍言牝常勝牡者何邪以其靜復
能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
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按十六字疑入誤入本文邵弁并下二句為註文

口義曰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
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

字育常時年穀常豐

批癘鬼魚靈響

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
大國下流也

勝壯以靜為下

勝壯者何邪以其靜復

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

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

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

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

邵弁曰莊子曰德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是即以道蒞天
下者其鬼神不傷人之詔也又曰知北也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
不能傷也是即聖人亦不傷人之詔也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而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故曰德交歸焉

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鑄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々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評花曰蓋喻言之也失之

右第五十九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吳幼清曰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窟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

欲鑄刺求入於人二者
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
且矣此句乃一章之結
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
有多以其設喻處作真
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
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

評花曰蓋言治人事天修身學道凡大者當以謙下為宜也前以大國言者
喻言之也老氏一書設言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以故
失之

吾人之所保美言可以
而棄之有故立天子置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
非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殿廟之制有堂有室室
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
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

貴猶寢廟堂室之奧、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壁以將命、曰先。呂惠卿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間、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

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

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右第五十一章

為魚為事、魚事、味魚、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左傳夫人使饋之錦、馬先之以玉、纓、干。

五句蓋黃帝書之文。釋畧曰：事即為也。所為之事也。夫道本魚為也。而曰為魚為者、非魚為也。而魚為以為之爾。道本魚事也。而曰事魚事者、非魚事也。而魚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魚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魚味、而曰味魚味者、蓋以道之魚味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魚味、故能為之。而魚為事之而魚事也。大小多少、論語所謂魚魯寡魚小大也。常清靜經曰：大道無

嚴君平曰：譬夫萬物之託居也、猶神明之居身也。水之在庭、而升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活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是故為于無為、無為之為、為之善道也。事于無事、無事之無事、無善徑也。言于無味、無味之味、言之善物也。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死而不校。

邵弁曰：不行人而道則善人之也。

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多少報怨以德。

事也。夫道本魚為也。而魚為以為之爾。道本魚事也。而魚事以事之爾。出口淡乎其魚味，而曰為味也。惟其能味之於之而魚事也。大小多少也。常清靜經曰：大道無

邵弁曰：不善之人，非必有道可尊也。言而道，則言美市于人人，人必受之。行而道，則行尊加于人人，人必下之。雖不善人，何至為人所棄哉。所謂不善人之保也。荀子非相曰：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尚矣。即美言可以市也。

情夫既曰魚情矣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為一
為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日報怨以德則是猶知
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為刑
戮之民者道也傳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人也以怨
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
為酬酢邪亦惟渾之悶々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
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
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

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為道道既如是而
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
為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
不足以為老子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
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
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

難

按五十一字法文與混本文邵并說無同

說死權
數千里
於魯管
之所得
之寶獻
聖人轉

則與道為一
德則是猶知
私情而為刑
之人也以怨
不與世而相
與大化之中
收德不知以
心而所謂道

道既如是而
如是不足以
矣不如是

於易天下
能成其大夫
難之故終無

說死權謀曰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
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
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
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
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聚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
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櫟軒解曰、猶讀如猶、若畏四隣之猶、猶難、猶豫、重難也、輕諾也、多易也、可以已而弗已者、故言往、不給、追難、隨不暇、救有為多事、其禍若是、聖人不、敢為大、反從夫、無為以下目、故能成大、亦能無難、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梅二十四字注文誤混本文

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右十九字註文誤混十木文即非說亦同
口義曰、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

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

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
邵弁曰有所附益于性分之外者增有為之偽是
之謂為為者要其成也成必有敗矣見可欲于事
物之外者起執持之心是之謂執執者期于得也
得必有失矣是為非敗也敗必起于為聖人無為
何敗之有執非失也失必起于執聖人無執何失
之有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釋畧曰復者如日月既食而復也何以謂之欲不
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
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
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日
皆充則亦何為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
古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
已爾抑豈敢有所於為以拂自然之理也哉

右第五十二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閤天者也以智治國者

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去故教化為易施誠信之心尚未變故禁令為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久而

巧詐滋

入閤人者也閤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閤人則鑿鑿則失于大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焦弱侯曰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集解曰、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右第五十三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口義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譬予衆、舍己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

金人銘曰、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

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不聞、神將伺人、焰之不滅、炎之若何、涓之不壅、終為江河、綿之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

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
之旨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此右第五十三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聖人欲
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
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口義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
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
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是也以身後之譬予衆舍己從人是也聖人
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
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况他人乎

金人銘曰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
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不聞神將伺人熖之不滅炎之若何涓之不壅終為江河綿
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
人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
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集解曰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
釋畧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

而局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

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為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為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熙々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々、我獨悶々、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類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

矣、建德若偷矣、質直若渝矣、是皆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邪、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韓非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

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
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
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
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
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
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
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
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以智士儉用其材、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
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
儉故能廣、

釋畧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
長、

右第五十五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為之下、

上三句喻下一句實四句蓋黃帝書之文

蘇轍曰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河上公曰謂不爭之德者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之道德也謂用人之力者能身為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也謂配天者能行此者德配天也是乃古之極約要道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邵弁曰用兵有言兵志之言也王者造事者也客者志敵者也進者決戰也退者不爭也不敢為主而為客其以身下之之謂乎不敢進寸而退尺其不爭之謂乎若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雖有敵猶無敵也故曰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所謂不爭而善勝者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以實不武不怒不爭之義

右第五十六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魚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呂惠卿曰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魚為則知之行之也不乃是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

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魚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魚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

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

懷玉

係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惠卿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魚知而知

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知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右第五十七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魚狹其所居魚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口義曰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救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

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右第五十八^七章

勇于敵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焦弱侯曰緝音闡舒緩也

李息齋曰、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為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櫟軒解曰、猶豫重難、即勇於不敢、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櫟軒解曰、夫上寬裕有解舍、則民聽從、不疾怨、而有保生之心、上苟殘有束迫、則下悞狠以恫疑、而有思死之悲、故牧民莫如任其自然、魚為鎮之也、夫民有保生之心、則重其遷移、而况死乎、如乃夫、有時輕死、則由上苛虐、以激之也、是以為上之務、

在魚為治化之本在無事魚為則民自化無事則民自富化則樂其俗富則安其居雖不懼之以死民無敢為奇者其或為奇者即有夫恢之網不失之吾豈敢為代而執其柄哉

右第六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魚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李息齋曰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若魚以生為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柔脆者和氣存故也枯槁者和氣去故也以其上二事觀知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說苑敬慎曰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魚遺教可以語諸弟
子乎常縱曰子離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
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
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
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七常縱曰子
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
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魚以復語子哉

又曰曰釋手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
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
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
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
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晚乎叔向曰柔者細而不折庸而不缺何為脆
也天之過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
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
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
乎平子曰善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焦弱侯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

言天道允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稍向下張之而

仰其體則附向下稍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

下舉稍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

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稍而使之高見賢遍

反

陸希聲曰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河上公曰人生合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柔脆者和氣存故也枯槁者和氣去故也以其上三事觀知之知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

右第六十章

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焦弱侯曰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
言天道允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稍向下張之而
仰其體則附向下稍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
下舉稍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
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稍而使之高見賢遍
反

陸希聲曰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己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右第六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魚以

易之

攻字疑衍

玄覽曰魚者禁戒之辭易者輕易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四句蓋黃帝書之文

老子億曰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獫鬻句踐事吳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

正言若反

老子億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耻負之為強、而不知包羞、忍耻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民、迷也久矣、

右第六十五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集解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

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讐、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竊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為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集解曰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

玄覽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報于人知施而不知報但有德而無怨其斯以為盡善之道乎

有德司契無德司跡舊作轍玄覽曰一作跡今從之

司契欲與于人也司跡其行有跡餘怨是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即司契之人也

其右第六十四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

口義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

朝諸侯一天下之意

焦弱侯曰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師古

邵弁曰什伯人之器謂部伍分人為兵之器即車甲兵之類是也

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魚往來免儲侍者徭役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魚所乘之雖有甲兵而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莊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

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司馬溫公曰雖疎惡益陋自以為甘美安樂

素問曰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

高下不相慕上古天真論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蘇轍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
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
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
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
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
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
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
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

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
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右第六十四章

莊子天道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
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又曰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積者聚
也聚之為己私有也

蘇軾曰信則誠而誠則信不誠則無物也
故不必信於子而子亦不誠於信也
善有一以貫之而不可不察也
此道也誠也信也
道要始於信而終於誠也
至人之道無所不至也
此本學六年四葉可以利人則可以容人矣力
之大小心之精粗皆在焉

庚子正月三日起筆二月十三日卒業南柯農夫

廿

